

遺

愁

集

遺愁集卷之三

成都余 喬生生

鑿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蔣 楛荆名 顧圖河書宣

友人 顧 潛伊人 趙 淑叔子

金 侃亦陶 吳 暹省齋 訂正

沈 亮無功 王庭珪上明

○○○一集卓識

非智不決非勇不斷見地既明使心不亂弗惑旁撓不爲眾

炫○斬○絕○狐○疑○一○刀○兩○段○又識○踞○其○巔○見○居○其○極○維○彼○聖○指○有○
典○有○則○卓○爾○不○羣○邈○乎○無○匹○鑿○茲○明○了○長○人○智○術○集○卓○識○

竟陵王子良好釋氏范鎮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有富貴貧賤鎮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飄散或拂簾幌墜茵
席之上殿下是也或闕籬墜落糞溷之中下官是也貴賤雖殊
因果何在

齊斛律金爲左丞子光爲大將軍門中一后二太子如三公主
每朝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金不以爲喜謂光曰
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吾家當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
寵也

王通累徵不起。弟子問息諱，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諱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卒謚爲文中子。

唐太史令傅奕請除佛法。疏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抗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起三途，謬張六道。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奕曰：蕭瑀不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上是奕言，乃詔有司沙汰僧尼。

魏徵勸建成早除世民，不聽。六月，太白經天，房玄齡勸世民行周公之事，猶豫未決，乃命卜之。張公謹取龜投地，曰：卜以夾疑事，在不疑，何用卜？爲遂率長孫無忌等伏兵玄武門，射死建成。

尉遲敬德擊殺元吉高祖謂裴寂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等因勸立世民上曰是吾夙心也世民召徵曰汝何難聞我兄弟徵神色不變舉止自若從容應曰使先太子蚤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

羣臣咸歸心太宗使魏徵之策果行唐祚豈能久遠乎

張蘊古上大寶箴畧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上嘉納之

唐太宗嘗與侍臣論教化封德彝勸嚴法令魏徵勸行仁義上從徵言是歲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路上

曰此魏徵勸吾行仁義之效惜不及令封德彝見之

狄仁傑巡撫潁南以吳楚多淫祠奏焚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泰伯季禮伍員四祠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間曰朝恩將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甲盛衛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何益乃從家僮數人輕騎而往盡歡而別

不惟有識而實有膽膽因識而愈大識因膽而愈高

唐以盧杞全平章事郭令公每見客姬妾不離側及視來悉屏侍女或問其故答曰杞貌陋而心險類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

吾族無噍類矣。

南道節度使柳公綽遇鄂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必誅
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在竟誅舞文者
宋太祖數微行或諫之曰帝王自有天命求不可得拒不能止
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宋太祖微行每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趙普意必不出久之
忽聞叩門聲亟出視太祖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議重禡地坐
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計下太原普曰太原既下
則邊患獨我當之不如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將安逃遯上然
之撫膺大笑。

宋徵虞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太祖愛其言命書於屏几

宋曹彬總師伐唐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等預賀彬曰不然尙有太原未平耳及還上曰本欲用卿奈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乃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宋太宗開多寶塔費錢億萬計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輝煌臣以爲塗膏築血上笑而不怒

宋宦官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謀廢立太宗不豫李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乃令吏趨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詔端端

卽給入書室鎖閉之。丞入宮奉太子卽位。太子垂簾引見羣臣。端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率廷臣拜焉。

宋丁謂與寇準善。屢薦其才。李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終能抑之，使在人下。」沆曰：「他日後悔，當思我言。」

李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僦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狹爲太。視奉禮舍則已寬矣。」

契丹侵澶州，寇準談笑自如。帝問之，答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淵，上有難色，準固爭之，乃決策焉。」帝至澶州，司天監言日抱珥，黃氣充塞，敵當不戰而退。準乃請上過河，眾議皆

懼唯高瓊是準言卽麾衛士進輦諸軍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
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幸行宮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
制誥楊億飲博歡呼土乃喜曰準知是朕復何憂卒成和議而
還

宋王旦每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
意爲人所毀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曰可惜張
師德向敏中問之曰屢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
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若復奔競使無階
而入者當何如也

內侍任守忠乘英宗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之韓琦出

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概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數其罪，謫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少緩，恐生中變，人咸快之。

宋王安石執政，士大夫皆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大用將入對，司馬光密問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好執偏見，聽其言則美，施於政則疎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疏入出知

鄧州

宋神宗問司馬光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財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及行新法，人都呼之爲拘相。公云

或謂李師中曰：近見邸報，包拯參知政事，恐天下自此多事矣。各口包公何能爲？今知鄴縣王安石眼多白，滯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

以呂大防爲皇后六禮使，冊孟氏爲后。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旣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他日國有異變，必此人當之。

宋太后高氏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老身沒後，必有調戲官家，宜勿聽之。公等宜蚤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當思量老身也。遂崩。

張浚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開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陝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定議

宋高宗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脊騎射翰墨皆絕人未幾遜位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我無憾矣太子卽位嘗立馬殿廷以便騎射在宮輒携一漆杖因其有意中原故習勞至此

元耶律楚材爲相每以身狗天下嘗言爲官長者與二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世以爲名言

元世祖嘗令廉希憲受帝師八思馬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

上日孔子亦有戒乎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是也世祖善之
襄陽既失汪立信進守江之策遣書以道以爲內郡何事多
兵宜盡出之江上距百里而屯屯有將十屯爲府府有督無事
則往來游獵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此上策也否則許輸
歲幣以緩師期俟藩垣稍固主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
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衝壁與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大
怒兵之於地乃中以危法廢之及三學生與羣臣上疏謂非師
相親征不可似道不得已乃自將出師召立信爲招討受詔卽
日就道相遇於蕪湖似道撫其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至建
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元師知事不成乃率所部數十人退至高

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時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
獲奇珍無算上命使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
郎官尚書項忠令都吏檢校牒劉先檢得匿之吏不得復令他
吏再檢項詰曰署中文牘焉得失去欲責治之劉微笑曰昔下
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亦死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存尚宜
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悟聳然揖謝復指其位曰
公達國體且有陰德此座不久屬公矣後劉果至大司馬

宋王德用爲定州總管日夜訓練士卒人皆可用會契丹有謀
者來謁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弟舍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

百勝不如不戰而勝也。明日故大閱士，悉勇躍思奮勇氣，十倍乃佯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成和議。

樂羊子出遊學，期年而返。妻問其日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截絳布，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至尺至丈，以造成疋。今若斷其機，則前功盡捐矣。」羊子悟，七年不歸，卒業始還。

太原被圍，李克用數敗，發晉大將李存信勸且入北邊，以圖後舉。劉夫人聞之，罵曰：「代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所擒，乃今欲躬蹈之耶。公昔走韓勣，幾不能脫，賴天下多故，始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人無固志，再一失

守誰復從公者克用悟遂止

晉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尚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嘆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壞天下者必此人也

宋李光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光則不爲動仍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軍械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光則必有說姑使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火微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欲乘機竊發若舍宴往救則墮其計事反不測人服其識

契丹來求納地宋仁宗許贈歲幣遣富弼爲報聘使初往問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頌得家書不啟封輒焚之曰此徒亂

人意也。

宋程明道同弟伊川偶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見之拂衣
起去明道盡歡而別次日伊川過明道齋慍猶未解明道曰昨
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伊
川作服。

宋主遣王玄謨等伐魏沈慶之曰治國如治家排當問奴織當
問婢欲伐人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不聽師出果敗
宋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上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李及衆
疑及雖謹厚非守邊才韓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
心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掣頰人頭上銀釵于市吏執以聞及方

坐○觀○書○召○之○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號○
令○通○衢○復○觀○書○如○故○將○士○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見○
且○道○其○事○且○稱○其○知○人○之○明○且○笑○曰○戍○卒○爲○盜○主○將○斬○之○此○事○
之○常○何○足○爲○異○且○之○用○及○非○爲○此○也○夫○以○瑋○知○秦○七○年○羗○人○畏○
服○所○處○邊○事○悉○已○盡○宜○他○人○若○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
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其○成○規○也○後○及○聲○名○
果○與○瑋○齊○

建○文○初○燕○王○來○朝○卓○敬○密○奏○曰○燕○王○狀○貌○不○凡○智○慮○過○人○酷○類○
先○帝○北○平○者○強○悍○之○地○金○元○所○由○興○宜○徙○之○南○豈○以○絕○禍○本○夫○
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

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語敬曰燕颯骨肉至親卿何得言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默然

歐陽池係嫡子兩兄皆庶出父析產欲厚嫡池妻馮氏請曰嫡庶子爲父母服有差等乎父曰無異馮曰服無差等財產豈可有異應均分爲宜父嘆服從之

陳衍公曰武士無鹵莽氣書生無寒酸氣女郎無脂粉氣山人無煙霞氣僧道無香火氣必須換出一番境界便爲世上不可少之人

一等樣人便有一等行徑予嘗謂文人無撒脚氣商賈無市井氣清客無篋片氣胥吏無公門氣方爲不惹厭人亦是意

歟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予曰靜春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云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卽此意歟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一何知不猶傭食於瀟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奉觴爲壽啟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無忝先人矣母惻然曰汝能知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恐未必如前人也

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泯後恐鄰薄其父安有不許
負其君者母已蚤知此子必然作賊其識卓矣

謝天瑞曰余嘗論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
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福儉於公可以保責儉於門閭可以
無盜賊儉於裝衛可以無叛亂儉於官職可以無姦佞儉於墳
塋可以保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以知儉之一字乃爲萬化
之根本仲尼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有以也夫

余嘗推而廣之謂居家處世宜悉本於儉儉於交可以寡怨
儉於口可以免禍儉於服飾可以惜福儉於飲食可以養胃
儉於嗜慾可以延生儉於日用可以免空乏儉於應酬可以

減○馳○逐○儉○於○奔○走○可○以○節○勞○碌○儉○之○爲○用○大○矣○哉○

漢武帝徒姦民居茂陵軼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徒中乃致
衛青言於上曰郭解家貧恐不中徒上笑曰解一布衣權能使
大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徒之

裴度在中書方宴集左右忽自失印度飲笑自如毫不爲動頃
之復自於故處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
印書券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原處人服其識量

北史善識倚伏之幾每日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一日馬亾
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馬偕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
安知非禍乎其子果以試騎折股人復弔之翁曰又安知非禍乎

乎。迨後出兵選壯丁其子以跛故竟得免。

宋治平中邵堯夫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宇今始至天下將治也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必用南人作相多引川南士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後神宗朝果用王安石呂惠卿等以致亂。

裴度未第時羈跡洛中策蹇驟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有二人倚柱語曰蔡州何時得平及見度愕然曰適憂蔡州須待此人作相僕聞以告公笑曰彼見我能鍾聊相戲耳何足爲言後憲宗時果爲相平淮西封晉公。

後漢十四年魏張掖柳谷口水溢。石負圍其狀若龜。有文曰大討曹詔。頌天下以爲嘉兆。張璠曰。此當今之怪異。將來之符瑞也。

憂翁者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船中。澱及翁衣。看其人乃舊識也。僮輩大怒欲登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寧敢犯乎。因好言造之。及歸查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是以求死。遂以詐翁翁爲之毀券。其人無嫌可乘。竟爾其禍。

長洲尤翁開錢典。歲底開鋪中。閱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亦曰。某將衣質錢。今空手來取。反出詈語。天下有是理乎。翁見其

人仍悍然不遜乃論之曰我知汝意不遵舊歲新年計耳此小事何以爭爲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云此絮寒不可少又指道袍云此與汝拜年用他物非所急似可暫也其人得衣二件且見主人和厚遂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法訟經年家爲之破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歟尤翁可詐特來尋釁緣不與較無可生波則移于他姓耳或問翁何以預知其謀而悉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人所恃者命而已小不忍則受其禍開者曩服

唐開元中張九齡爲中書令范陽節度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頗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獲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

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與語久之復奏云祿山具有反相宜速斬之以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設害忠良更加官爵放還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言制贈司徒遣使致祭

有富民張老者無子妻生一女贅婿於家妾後生一子名一飛育四歲而張卒方病時謂婿曰妾子不足任吾家資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陰德矣于是出券書云張一句非吾子也句家財盡與吾婿句外人不得爭奪句婿大喜據張業不疑後妾子壯告官求分婿以券呈遂置不問迨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仍前赴憲奉使者曰爾翁明謂吾婿外人爾何

敢爭其羹耶乃更其案白云張一非句吾子也利家財盡與句
吾婿外人句不得爭奪句有誰飛爲非者慮子勿恐爲汝害耳於
是盡齋給妾子。里黨莫不稱快。

解得甚通昔有人至一友家忽遇雨主人戲曰雨落天留客
一天留人不留答曰做處另一念法雨落天句留客天句留人
不句留句主人大笑飲之亦甚有趣附佐一笑。

晁錯勸削七國父曰汝削諸侯口多怨汝錯曰不如此天子不
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必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
禍連身也及後采以此致禍。

雖云乃父有卓見然爲國亡家亦是臣子分內事勿輕議之。

司馬楚之督軍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人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甫立而柔然兵果至時正天寒水堅滑不可攻遂散去

宗澤以計卻金人念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退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營則危矣乃乘暮疾徙金果夜至見止空營大驚而退

有客至昭烈所談論甚愜忽諸葛入客遂起如廁備對亮誇客亮曰觀其色動而神懼視低而盼數邪形外漏竅心內藏必曹氏之刺客也備不信急使人追之已越牆而遁矣

劉裕伐南燕師過岷山燕兵不出裕喜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餽敵人無匱乏之憂彼已入吾掌中矣遂大敗燕師

宋寇準自青州還請立儲貳太宗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當乞蚤決定遂以元傑爲開封尹

明劉基幼聰明長而天文兵法無不洞悉嘗偕友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人皆以爲慶瑞賦詩頌美基獨縱酒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有王者興應在金陵我當輔之衆駭以爲狂後果佐明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

漢文帝酷幸慎夫人宮中嘗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

引卻慎夫人席慎怒上亦怒益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睦
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悟大悅賜金五十斤

宋上作浙東寺備極壯麗曰此是我大功德虞愿曰此皆百姓
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哀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
有宋主怒使人驅之下殿

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贖子
以爲盜也贖其入撲殺之取燭驗視則父也鄰里呈于縣官官
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父又不宜誅獄久不能決
晉閱牘奮筆批曰殺賊可知不孝當誅子有餘財不養其父而
使父貧爲盜不孝甚矣豈得以誤殺之律寬之竟坐以弑父例

人以爲當

明韓雍宣撫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火霽密遣人馳召二司至且索白木几一張始劄劄非迎王入具言兒叛狀公辭以疾噴莫聽王索紙左右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以上聞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復相歡諱無言使還白乃坐雍以難問親王罪械至京公乃上木几親書方得釋

梅少司馬國禎制岡三鎮有人言於河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其文頂之於首詣轅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知真假俟取來閱實當爲汝其人謂累世受命之符今爲聖朝而出乃非常之瑞若奏聞上貢必有破格封賞稿非所望也公笑曰寶源局

自有國寶此璽卽真無所用之吾不敢輕賣上聽念汝美意命以一金爲賞并還其絹其人大失望號泣而去或問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况此人視爲奇貨若輕以上聞益挾以爲重萬一聖旨徵璽而璽不時至真以封爵購之乎

石勒不學常持酒使人從旁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竟得天下及聞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遂飲一大卮

明成化時東宮內官覃吉溫雅篤誠輔道維正常言我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太子五莊吉日天下

山○河○皆○爲○主○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取○利○竟○辭○之○東
宮○嘗○呼○爲○老○伴○而○不○名○一○日○偶○念○高○里○經○而○吉○適○至○驚○曰○老○伴
來○矣○卽○以○孝○經○自○携○吉○跪○曰○殿○下○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
其○敬○畏○如○此○

漢○沛○郡○有○富○民○家○資○二○十○餘○萬○子○纔○三○歲○卽○失○其○母○有○女○適○人
甚○不○賢○翁○疇○篤○爲○書○遺○囑○悉○以○家○財○屬○女○但○付○劍○一○口○云○兒○年
十○五○可○以○還○之○其○後○弁○劍○不○與○兒○請○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
胥○省○其○手○書○顧○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強○梁○胥○復○貪○鄙○畏○殘○害○其
子○又○計○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命○守○之○耳○夫○劍○者○所
以○示○決○斷○限○年○十○五○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其○女○必○不○復

還其劍當關州縣得見中轉其思慮深長良可憐憫乃悉奪其財與兒判曰逆女惡婿溫飽數年亦已幸矣應加重懲姑念撫育多年免究聞者大服

齊高歡子洋內明外晦衆莫之知歡獨異之曰此兒智慮過人他日必成吾志一日歡欲試諸子意識使各理亂絲絮方經治洋乃引刀斷之曰亂者必斬歡益奇之

張詠知杭州有富民病將死其子止三歲乃命其婿王家贊且遺以券約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婿其後子長心不甘訟之婿乃持交書詣府申訴詠閱訖以酒酌地曰爾婿豈真智人也時因子幼故婿以其業屬汝不然子必死汝手矣乃

以三與婿而子與七

金王亮南侵王權師潰昭關帝命楊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
暫避康伯延入解衣置酒縱博暢飲帝探知之稍得自寬明日
入奏日聞有勅幸海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
帝降手詔日如敵未退且散百官康伯即焚其詔始進見日百
官若散主勢愈孤設有不虞誰與共事帝意乃堅于是勸駕親
征

宋英宗初宴駕詔太子急未至手忽復動曾公亮驚駭亟告韓
琦欲止勿召琦拒之曰脫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耳愈促趨人
宋王荆公奏議裁損宗室禮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

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情而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寧王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卒訟之曰鶴有金牌乃出御賜何物姦民縱犬齧死公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與人何事竟縱其人不問

漢鄼食其勸王立六國後令趣刻印張良入諫曰願借前箸爲大王籌之設令六國皆有後人各自爲其主大王誰與共取天下乎王方食急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命趣銷印

天順初兩廣亂命韓雍討之師次大藤峽道甚狹旁夾水田忽有里老儒生數百人持香跪迎曰我輩苦賊久矣今幸天兵至

得爲良民。願請爲前部公。遂叱曰：是皆賊也。爲我縛而斬之。左右猶疑。旣執。搜袂中果出利刃。乃悉斷頸項。截手足。剝腸胃。分掛菁棘中。累累相望。賊駭嘆以爲神異。遂大沮喪。

宋范仲淹考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不一家哭乎。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洪武時。青州民江伯兒。以厚病。割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誓云：母愈則殺子以祀已。而病果痊。竟殺其三歲子。祭之事聞上。怒曰：父子天倫。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無故賊殺其子。絕性滅理。命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此是正理看此則知無故而溺殺子女者比殺人之律罪應加等

高崇文擒劉闢送京師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西豈當以極百姓爲先達納婦人以求媚義不忍爲此卽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蜀使諸王領軍翰王宗鼎曰親王典兵致亂之本今王少將強譏間將興繕甲訓兵非吾輩所宜也固辭不受但營書舍植栢以自娛

蔡元定生而穎異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之列及熹罷元定亦被竄從遊者饒之坐客立

嘆元定不異平時。嘉州然曰：友朋相愛之情，予過不挂之志，可謂重得矣。至春陵，徒衆日繁，或謂宜謝遣生徒。元定曰：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又嘗貽書訓子云：獨行不愧影，獨處不懼衆，勿以吾得罪爾遂懈其志。學者稱爲西山先生。

劉生居衡嶽，或貽以袍，數日服，褐如初。或問之曰：吾嘗日出菴門，不掩扉，就寢戶不扃，自得袍後，出入繫念，心常營營，殊不自適。始悟一袍亂我方寸如此，不幾爲所累乎。

河南太守嚴延年陰鷲酷烈，號曰屠伯。母見其論囚，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過殺。不意將老，將見長子被刑也。遂去歸。歲餘，果爲府丞以誹謗上告，坐不道棄市。

明英宗六年蘇州府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修飭太守林鶚奮然曰聖像非旨太祖易大學木主百年習俗乃革彼未壞猶宜毀之今遇其壞易之何不可或以毀聖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遂易之於是并兩廡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國朝燈壇豪邁好客一日設宴忽失金杯家人四覓有愛妾蘇氏誑曰杯已收貯不須尋矣及客散語公曰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愛客任俠豈可因一杯故令名流各懷不安致失歡洽乎公稱善

遺愁集卷之三

○○○一集交誼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死生不移貴賤不變才是久要古今堪羨集交誼

越人歌三人欲訂爲朋乃先築壇以丹雘白犬歃血其盟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擔簦君跨馬他日相逢馬須下

欲要訂交須不存貴賤榮辱之見方能爲長久計今人一味是勢利交耳視此可爲一鑒

廉頗以藺相如位出已右心甚不平每云我見必辱之相如路

遇○輒○引○避○左○右○以○爲○恥○相○如○云○強○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
我○兩○人○在○若○二○虎○共○鬪○必○有○一○傷○我○所○以○讓○之○者○乃○先○國○家○而○
後○私○讐○也○頗○聞○之○深○自○愧○服○爲○肉○袒○負○荆○踵○門○請○罪○相○如○卽○出○
迎○與○之○盡○歡○遂○定○爲○刎○頭○之○交○終○身○不○貳○

大丈夫作事既已說明卽便冰釋不似今人稍有嫌隙遂致終身芥蒂

宋韓億李若谷未遇時俱貧甚同途赴試京師共一壺一席每
講人更相爲從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主簿之官自控妻驟韓
爲負一箱將至縣三十里許謂韓曰恐吏卒見之不雅相應作
別計篋中止有錢六百文卽以其半遺之相持大哭而去

後漢廉范與慶鴻始亦有隙。鴻乃效簡相如法。每自遜讓。范心甚慚。亦效廉頗故事。請門負罪。彼此相歡。時人稱曰。前有廉頗。後有廉慶。

漢馮異朝京師。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荳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拜受。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

南史宋季雅羅南康市宅。鄰于呂僧彌。僧彌問價。幾何。答曰。一千一百萬。呂怪其太貴。雅曰。一千買宅。百萬買鄰。

唐憲宗時。柳宗元除柳州刺史。劉禹錫除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老。萬難俱往。欲請于朝。以柳易播。裴度誰守。

聞之因諫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曰裴度愛我忠切遂得改連州

俞伯牙聘於楚中秋夜泊舟江渚雨過月明撫琴自遣忽而絃斷使人登岸巡檢值鍾子期採樵暮歸臨崖竊聽因呼入舟中與論琴意知其志在高山流水伯牙大喜遂與訂盟約以明秋來訪贈以金帛勸之力學子期謝歸明春病卒伯牙至期果復來會知鍾已死一慟幾絕乃親詣墓前撫琴致弔哭畢琴爲之碎遂終其身不復鼓

猝然相遇遂訂終身忽焉驟死無復知音撫琴憑弔然有餘情生死異路益見交深遐思古人良獲我心嗚呼向與來格

來歎

戶書王繼津與楊繼盛同年椒山之勃嚴嵩也以疏示王曰死矣第幼子未卜婚王曰卽如君言吾以弱息字公子椒山死王女果歸楊氏嵩恨之未及中傷而敗乃得免

明嘉靖中兵科給事石星以論事忤旨命廷杖削籍上怒甚親御五鳳樓潛察杖者欲致之死友人工部郎中穆文熙恐其杖楚先以義自縊帥而身自與蔽星閣人其誓絕不顧痛且詈且掖以出因得不殞卽解官調養而歸

世人大都作勢利交耳兩公獨能于死凶患難之際踐言効力方是真交誼方爲真古人然亦見端人取友必端之一証

宋范仲淹遣子堯夫詣姑蘇索麥五百斛還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曰三麥在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卽以麥連舟贈之單騎到家文正曰東吳曾見故舊乎答曰見石曼卿三麥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答曰已付之矣公喜稱善

○ 惡人之惡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也更難得其父子同心耳
○ 以此待故人方爲真故人

石首王之誥與張江陵連姻觀其日橫力辭歸江陵難浚時眷屬謂一空室中案牘不至公獨載一舟資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擲臂不顧

遺愁集卷之三

○○○一集知恩

一飯不忘一豚必報德不在大患不在小彼雖不望我終不
了千金相贈纔爲厚道集知恩

漢王成爲李固門人遇之特厚固難作子熒年十二姊文姬匿
之謂成曰君執義先公今以三尺孤委君李氏存滅其在君矣
成將變姓名爲酒家傭而自買卜於市陰相往來築冀伏誅
熒已二十餘乃出及成卒熒厚禮葬之每四節設上賓之位以
祀焉

成能報固熒亦能報成可謂知恩報恩者矣人世中豈易多

得

晉孟玖既殺陸機復收陸雲孫拯下獄獄吏掠拯數百兩股見
骨終言機冤拯門人費慈宰意請獄明拯冤拯遣之曰吾義不
負二陸死自我分卿何爲乃爾耶對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
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并殺之

戰國時有某將撫字一義女長而嫁之後與敵戰將敗見一老
翁步步結草敵馬不能前乃得免因問老翁有何恩而救我答
曰某卽義女之父感公撫養故特結草以相報耳欲更詢之忽
不見

蕭道成欲引謝朓參佐命乃與論晉魏故事因曰石苞不蚤勸

晉文死而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臆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得終身北而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默然不悅。寇準卒於雷州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以掛紙錢踰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立廟建祠號竹林寇公祠。

孟宗一哭冬月生筍此以孝感天也。寇公歸葬枯竹發芽此以忠動地也。總是精誠凝結所致。

宋以蘇軾爲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曰卿今至此先帝意也先帝讀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聞之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及宴夜分撤。

御前金蓮燭造內侍送歸院

楊寶少時遊於郊外見一黃雀爲彈所傷携之歸養於巾箱日採黃花飼之愈而飛去歲餘乃銜玉連環一雙來謝夜夢神語曰俾君爲三公已而果然

此非養一黃雀遂能獲報如是總之其好生惡殺之念觸處皆然畢生培德莫有涯際所謂舉一可知其他也

宗澤爲東京留守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澤單騎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甲降又招服諸賊結連兩河豪傑及忠義民兵咸聽澤節制

劉道真徵時嘗漁澤中善歌嘯有一老姬識其非常乃殺豚進
之道真食立盡了不謝姬兒不飽又進一豚食半而去後爲吏
部郎姬兒爲令史特超用之不知其故歸以告母母爲具道始
末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夫人練氏智
識過人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餽美姬以進太
傅歡飲盡醉乃密釋二將使之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將攻建州
時太傅已死夫人猶居焉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贈夫人且以
白旗一面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此爲識當戒士卒勿犯
夫人乃返其金帛遣人謂曰君奉恩養德願全合城性命倘必

欲屠之吾家願與衆俱死不忍獨生也二將感其言遂止城賴

以完

韓信微時貧不能自食釣於淮水有漂母者知其不常乃飯信
信曰我必報母母曰我哀王孫而進食敢望報乎及信佐漢封
淮陰侯以千金謝之官其子爲都尉

明陳僖敏公鑑爲都御史巡撫陝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
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髯呼之爲鬚子孫
嘗以議事入朝民訛爲代遮道懇留者數萬計路不能行公諭
以故始稍散去及復來焚香迎候者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發
願爲昇公轎則不事醫請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至於粹段

雖之不能止及公去歲圖其像以奉香火數年不絕

明新郛水公被論時有天寧寺僧明惠年八十六歲每日焚香
帝佛祝曰吾聞二百年來未嘗有如是令乃幸有是令而忍以
其語去耶嗚呼衆僧號於佛前一時傳爲奇事

蜀漢南蠻雍闓反諸葛亮率師擊斬之其黨孟獲復收闓餘衆
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復縱由是七擒七縱燒其藤甲軍殆盡
始服其心獲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果終亮之世永不
復叛

明楊文定公溥在閩時于從石首來簡言所過州縣官送送餽
遺之勤惟江陵令范理頗不爲禮溥心異之廉知其賢薦知德

安府尋擢貴州布政使勸宜致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豈有私於理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遺愁集卷之三

○○○一集名心

名藉以成身賴以生○成我之恩與生我○等逆謀反噬○狼子野心○
心你道是誰○卽中山君集負心○

安祿山陰蓄異謀○以上待之厚○欲俟其宴駕○然後作亂○會揚國○
忠屢言且反○上不聽○乃數以事激之○欲其連反○以取信○已言祿○
山遂反於范陽○報至舉朝失色○獨國忠揚揚有德色○

丁公爲項王將○逐沛公甚窘○短兵相接○沛公急顧曰○兩賢豈相○
厄哉○丁遂捨之還○及卽位來謁○乃以殉軍中日○丁公爲楚將○不○
忠○致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日○使後世人○臣無效丁公也○

王衍爲司徒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日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我居於中足以爲三窟矣

夷甫身爲三公不思盡忠報國徒作狡謀以自固負心甚矣馮驩有言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玉公竟不得脫排牆之殺三窟何爲

侯景復叛攻隋臺城武帝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若復何恨俄而景見帝于太極東堂帝神色不變景不敢仰視深流蔽面退謂人曰吾嘗跨鞍對陣矢石交下了無怖心今覩蕭公使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能再見之矣是後梁王所求不遂餓

守臺城王綰因上鵝子百枚時憂憤成疾口苦渴求蜜水不得
再曰荷荷遂死

唐王千秋節置酒會宴晉國長公主薛婦晉陽唐王醉曰何不
且留遂歸欲與石郎反耶王還告敬瑄疑畏乃譖臣于契丹約
同入寇唐王大懼羣臣咸勸北行唐王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
心膽墮地

宋太宗親征太原德昭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
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
昭以爲言上大怒自待汝自爲賞未晚也德昭懼退而自刎上
佯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痴兒何至此耶

呂大防稱楊畏敢言且先密約其助已乃超遷畏爲禮部侍郎
畏獨首飯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蚤講求以成紹遠
之道并疏章惇呂惠卿等以進大防不勝其憤上疏力諫遂貶
謫虔州安置

今使銀木可來歸地定盟許以幽燕之境與宋會左企弓獻詩
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
不已王黼等欲功之速成遂遣趙良輔往於遼人舊幣四十萬
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乃如約而子女財帛
搜括一空宋僅得空地

都指揮使王佐掌錦衣象而陸松副之松子柄年弱冠佐深器

其才貌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不持刀筆炳甚感
德焉及松死炳代父職有寵於上旋亦掌篆威勢益盛會佐率
庶生子不肯日縱飲博有別墅三極其壯麗炳已計得其二存
一更精雅炳復圖之不克乃陷以狎邪中法先捕其黨并不才
奴一二使證其罪而後擒之死杖下者數人佐子甚窘子之母
名亦在捕既入對炳方與同僚列坐多張刑具而脇之其子方
抗母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極詳子呼曰兒死已在頃刻母忍
助虐耶母叱曰死卽死耳尙復何說因指炳坐而顧子曰爾父
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致生汝不肯乃天道也夫
復奚言僚佐皆驚嘆炳頗不覺發赤汗下僞爲旁視趣遣之出

其事遂寢

臨淄妓馬翹兒能新聲善琵琶以計脫假母徙居海上更名王
翠翹倭寇江南掠之而去寨主越人徐海號明山和尚絕愛幸
尊爲夫人凡一切計畫唯翹所使翹亦陽暱之實陰幸其敗與
得歸國會督府胡梅林名宗憲遣華老人招之降海怒欲殺之
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預來使事乃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
之以示意華亦海上人故識翹不敢泄歸告曰賊未可說第所
幸王夫人似有外心可藉以圖胡曰善更遣羅中軍同老人再
往而陰以金珠賄翹翹因極言大事必不可成江南亦苦兵久
不如降且可得官終身共享富貴海計遂決督府乃整兵伴逸

直逼海寨海信翹言不爲之備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凱旋護

○特翹便養

大饗於轅門令翹歌以行酒諸參佐皆起爲壽胡酒酣心動騷

○曉過功高同惡相乘

階與戲夜深遂與及亂明日悔之仍以翹功高不忍加害乃以

賜所調承順酋長翹與渡錢塘泣嘆曰明山遇我厚甚我以國

事誘殺之且圖歸老不意戮一首更屬一首復何面目生世間

○死○得○齊○此○也

乎夜半竟投江死後梅林亦以他事獲罪人咸謂其負心之報

翠翹誘致明山有大功于國家上則奏請褒封次則開籠放

雪衣縱之去以老林泉使之優游卒歲庶幾不負初心何乃

使之不得其所而死殘忍可恨負情優傳吾當爲梅林再作

○馬翹一煙花女子明山遇之特厚寵以專閫待以心腹雖

云國事爲重○然士爲知己○者死○豈得陰幸其敗○乘機以誤殺之○則翹已爲徐游○負心人矣○翹旣負海梅林○獨不可負翹乎○至于誅降戮順○將家所忌○明山旣已歸誠○必出其不意而斬之○况翹誘敵來降○功成呼吸而乃始辱之○繼絕之○終誤之○使之不得志以死○何其負心之甚也○卒致獲罪○奪身天道○好還于茲○益信○

昔有人入中山採藥○見一狼被獵者所傷○其人善醫○爲療治之○不日而愈○狼曰○承君醫治○實感再生○然我餒甚○君曷飽我○其人曰○我救汝○汝反欲傷我○毋乃負心乎○狼曰○君何不明至此○背恩反噬○舉天下皆如是也○何獨怪於我哉○遂陷其肉○飲其血○盡其

筋骨而去

豺狼而救之其反噬也必然所以濟人極是美事原須審擇而施之若一概加恩倘誤施匪類始雖可親後鮮不受其害者故曰苦心太重不可與入道職此之故歟

天順間石亨與曹吉祥排陷徐有貞偽作疏奏毀謗朝廷因譖有貞并及其所親馬士權遂捕了貞士權下鉤天衛獄極刑拷掠瀕死數四士權終不肯承是夜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杏祥門老樹皆折亨宅不池水深數尺京師震恐明日會承天門復災卽令赦出編管金陵爲民有貞出獄感士權之義以女許婚其子及曹石敗乃赦竟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

遺愁集卷之四

成都余 壽生

卷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壽

潘仁樾括蒼

友人桓子年

友人

夏 煜字枚

王大壯兼修

栢 古斯民

侯開國大年

訂正

沈商霖 雲來

畢緯前西臨

○○○一集忠義

忠自性根義本天生自然而然純乎其純既不圖利次不好

名肝腸赫赫節氣凌凌集忠義

魏以鍾會鄧艾統兵趨漢中衛將軍諸葛瞻與戰于綿竹敗績
及其子尚皆死之師至成都太史譙周勸帝出降北地王諶怒
曰若果勢窮力盡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奈何降乎帝不
聽出降諶乃哭于昭烈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國君死社稷雖有其說亦無其人千古以來惟北地王與明
懷宗而已諸葛則有子有孫立德則有孫無兒真令人氣
塞

晉王濬克江陵吳丞相張悌逆戰大敗諸葛觀迎與遁去悌曰
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按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

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敢近耶？說流涕去，怖死之。

晉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徵嵇紹詣行在秦準，尚有佳馬乎？紹曰：臣子愿從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及穎拒戰，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皆散，獨紹朝服登車，以身衛帝，石超軍至，殺紹，血濺帝衣，還宮左右請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溫驕起兵討蘇峻，邀陶侃同赴國難，陶以不與顧命爲恨，驕激厲之，始戎服登舟，郗鑒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同趨建康，驕與峻軍持久不食，食盡，貸于侃，侃怒欲歸，驕曰：今日事勢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今若獨返，沮衆喪事，義旗將西指于公矣，侃乃分木餉驕，與庾亮攻，變殺之，司徒王導等同入石頭城。

宣城內史桓彝赴難或阻之彝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若鷹鷂之
逐烏雀今社稷危迫義無晏安乃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
之將敗左右勸退縱曰吾受桓侯厚恩誓以死報桓侯不負國
吾安肯負桓侯哉遂力戰而死

唐定州總管李通玄爲劉黑闥所執有故吏愧以酒謂曰吾能
舞劍願假我刀乃太息曰大丈夫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處
世間乎竟自刎死

安祿山反河北皆風靡玄宗嘆曰二十四郡中曾無一義士耶
及聞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
是

尹子奇冠雎陽許遠告急于張巡曰遠懦不習軍公勇智兼濟
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巡乃與遠合兵圍益急巡欲射子奇
而不識因刻蒿爲矢中者喜以爲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
南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始收軍還

唐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合兵攻朱滔武俊從之軍于南
宮抱真自臨沼引兵會之兩軍尚疑抱真曰今日之舉係天下
安危乃以數騎詣武俊營敘國家禍難朝廷播遷持武俊痛哭
涕泗縱橫武俊不禁悲亦不勝左右莫敢仰視遂約爲兄弟誓
同滅賊武俊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因連營而進大破滔于貝
州

李懷光初有異謀。子瓘爲監察御史。密謂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密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旣以身許國。故不忍不言及敗。瓘自殺。

瓘妙在能自裁。火方可謂忠孝兩全。若父死而偷生苟活。則向之預告其君者。則是賣父以自全也。蓋棺論定。果然。果然。宋司馬光有疾。以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曰。國家之事。今以厲公既而詔令于康。扶人對拜爲尚書左僕射。遼人聞之。勦遼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釁。

李若水從帝如青城。其僕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與得一歸。

親若水叱曰吾不顧家矣遂死之金人曰遼亡死義者甚衆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而已

金陷京師欲以學士劉韜爲相韜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遂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通題愆壁以識其處

洪皓充金通問使金執之迺使事劉豫皓不屈將殺之旁一吏校曰此忠臣也爲之跪請乃得流遜嶺南

金兵入建康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遂大罵而死

召張浚判建康至岳陽買舟冒雪而行時金兵充斥無一舟敢向北岸者浚急君父之難乃乘小舟徑進識者壯之

元○圖○襄○陽○統○制○張○頤○張○貴○救○之○不○克○頤○貴○俱○死○猶○植○立○不○仆○怒○氣○勃○勃○如○生○乃○立○雙○義○廟○以○祀○之○

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昂○發○知○事○不○濟○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與○妻○雍○氏○同○益○死○于○從○容○堂○汪○立○信○在○高郵○聞○似○道○師○濟○嘆○息○曰○吾○今○日○猶○得○死○于○漢○土○乃○揮○拳○撫○膺○者○三○遂○仰○天○扼○腕○而○卒○後○伯○顏○入○建○康○聞○立○信○二○策○曰○宋○果○用○之○我○安○得○卒○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文○天○祥○留○燕○三○年○坐○臥○小○樓○足○跡○不○履○地○王○積○翁○薦○之○對○曰○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未○幾○入○封○願○乞○死○乃○詔○有○司○斬○于○燕○之○柴○市○臨○刑○語○吏○曰○吾○寧○畢○矣○

向再拜引頸就刑時有張毅甫者負其骸歸葬吉州會林基亦自惠州昇天祥母柩同至人咸以爲忠孝所感

文公至燕無刻不以死自誓其所以忍之三年者○欲乘間○圖歸復與義旅思欲得當以報宋耳至此求脫不能更無所○望始死心塌地從容就節以了却此生須知活那千日並非○畏死貪生苟延殘喘也○謝舉山亦同是此意須原諒之

安祿山篡羣臣于凝碧池盛奏樂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於地西向痛哭祿山怒支解之至死罵不絕口

唐李懷光與朱泚謀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請行在告之事洩懷光責之荅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

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
光大怒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

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命爲書招張世傑不肯再三
強之乃書所遺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弘範憐其忠義笑而置之

王敦反帝使敦弟彬勞敦會敦殺周顛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
然後見敦敦曰伯仁自我刑戮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曰兄抗
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
敦爲氣阻

王敦親任溫嶠嶠謬爲恭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卒結錢鳳爲

之聲舉。每日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之甚悅。會丹陽尹張嶠言
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薦嶠。嶠辭敦不許。嶠恐
既去而鳳于後問之。因敦餞別。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嶠佯
醉。以手攀鳳。憤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
嶠臨別。顧爲涕泗橫流。出關復入者三。敦愈信之。後鳳果謂敦
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昨太真小醉。
少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業。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
計以討之。

晉王將佐咸勸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又得魏州僧獻傳國
璽寶。王從衆議。張承業苦諫。王曰。此非余願。奈釋下意何。承業

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悞老奴矣。遂悒悒成疾而卒。

宋魯宗道爲論德時，真宗嘗遣使召之。及門不在，移時乃歸。却從酒肆中來，使先入約曰：上怪來遲，托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使曰：然則得罪，奈何？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人自白其言，真宗以爲誠，實足可大用。

南唐孫晟使于周，周主問唐虛實，晟終不言。曹翰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再拜曰：晟謹以死報國。

宋仁宗時，張貴妃有寵，其伯堯佐驟除宣徽節度使。時文彥博爲首相，御史唐介遂劾彥博私通宮掖，得以執政。顯用堯佐以

圖自囚帝怒時彥博在帝前介叱之曰彥博宜自省設有之不
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乃使介爲英州別駕帝慮介或道
死致有殺直臣之名仍命中使護送之李斯中等皆賦詩贊美
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凡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元克灑州知州李芾死之時進士尹穀寓波中乃爲二子冠招
鄉人行冠禮衆曰此何時乃行此迂闊事穀曰欲令兒曹冠帶
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卽與家人自焚死

文天祥如元議和被執元咬都說曰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
天祥拒之及見伯顏爭辨不屈顏怒遂強留焉後白旗江亡入
溫州與張世傑等奉益王是卽位

明左僉都御史景清，儻有大節。革命日，方孝孺、練子寧諸人皆死，而清獨委蛇待朝人，咸怪之。先是，司天言文曲星犯帝座。一日，蚤朝，清緋衣而入，上心疑，命搜之，得所帶劔，詰之，荅曰：我忍不死者，爲此。今事不成，天也。毒罵不止，抉其齒，拔其舌，血噴御衣。上大怒，命以鐵箠刷其肉，肉盡，罵已。是後，精英迭見，時人殿廷爲厲。

劉際文成公子也，襲封誠意伯。太祖嘗召見，喜曰：是真伯溫兒。及文皇革命，稱疾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命親王繫逮之。親故饒別，戒曰：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際驗曰：爾謂我學魏徵耶？我死生之分，決矣。至京，入見，猶稱殿下。且云：百世後却逃。

不得一箇字上怒下之獄尚與其悟竟自經死上甚惜之
明丞相胡惟庸謀逆誅云所居井湧澧泉遂太祖往觀乘輿將
出內史雲奇知其謀走衝蹕道勒馬言狀氣方勃舌快不能達
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捶撻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指賊第弗
爲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見甲兵代屏帷間數匝亟反遣兵圍
其宅乃召奇已死矣上深悼賜葬焉

宋司馬光居政府以身殉社稷至病革不復自覺猶淳諄如夢
語皆朝廷事也及卒太后爲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
罷市往弔如陝送葬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無不畫像以祀嘗
言吾無他過人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明建文遁去。燕王卽帝位。方孝孺衰絰號哭闕下。聲徹殿陛。上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何。成王不在。何曰。成王之子固在上。曰。國賴長君。方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語塞。乃曰。此吾家事。與先生何與。奚用自苦。乃爾復逼其草詔。上降榻。覲投筆。札且勞之。曰。欲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制不可草。上大怒曰。汝不怕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何妨。哭罵益厲。遂命磔于市。宗黨坐死者凡八百七十三人。朋友與孝孺一面者悉皆誅戮。

黃陂張國勛。字伯明。崇禎丙子歲爲應城司訓。本年十月流寇圍應城。國勛率民兵死守三月。城中食盡。遂陷。國勛城頭具衣。

寇北向拜還守類宮城闢入將焚類宮因助厲聲罵賊抱先師木主哭之慟忽反風滅火廟上殷殷若雷聲賊執國勛斷其左臂罵益烈賊支解國勛舉合室投巨箠中

明靖難兵下山東叅政鐵鉉盡心防禦燕王命決水灌城鉉給以出降關門延入乃令武士設伏城壘候入用板閉下之幾中其策王大怒復以巨礮飛擊鉉書高皇帝神主牌懸城上師不敢攻燕王憤甚計無所出迨革命日命斬于市剝其皮懸之城外後上過之皮若犯駕者三上益怒命燬之矣

唐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戰死斬其首去德宗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爲身而葬

之

明建文末靖難兵薄金川門李景隆及谷王穗園門迎入城門
卒冀詭慟哭而去左都督徐增壽謀降御史魏冕率同僚卽殿
前殿之幾死大理寺丞鄭瑋當陛大呼請速加誅上大恨手刃
增壽於左順門

宋欽宗時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
成陰賊于內李邦彥結怨于西北朱勛聚恨于東南王黼童貫
又結讐于遼金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
伏願斬之以謝天下庶可轉敗爲功易危爲安上嘉納之而不
能行

宋太祖遣使加昭儀節度使李筠中書令筠乃取蜀大軍
懸之於壁置酒延使涕泣不已遂與北漢王劉鈞起兵命太
祖自將討之山路險峻不堪行走上先下馬負石將士爭趨頃
刻爲大道因與石守信等會於澤州筠敗赴火死

四川宣撫使吳曦反王翼諫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
一朝掃地矣不聽遂稱蜀王召安丙爲相丙稱疾不出楊巨源
謀討曦丙知之致書延之臥內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至此事
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乃其草密詔率其徒入曦僞宮斬之

洛州賴人淳于氏色美繫獄李義府囑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
爲妾事覺逼正義自經以城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

彈之先入白母母曰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今能盡忠吾自不恨於是入奏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猶顧望不退義方三叱方始趨出上以義方廷辱大臣貶爲萊州司戶

晉靈公不君趙宣子盾驟諫公惡之使鉏麇賊殺之晨往寢門開矣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楚伍員與申包胥友善員父奢爲平王所殺員奔吳與包胥別語之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員既至吳遂道吳伐楚自將入郢大破楚師起平王尸鞭之三百包胥如秦乞師秦館之

外舍因無意起兵，依廷牆而哭，七日夜不絕。秦王憐之，出師敗吳昭王復國。

興化軍陷，知府陳文龍被執，欲降之，乃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食死。

李師道使養客於蚤朝，暗中賊殺武元衡，又擊傷裴度，首度怒甚。因淮西反，言于上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賊輩俱生。」將行，復曰：「臣若賊賊，則朝天有時；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流涕送之。」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曰：「道學自古恃以爲國，而禁逐之，是將空陛下之國而獨不悟耶？」侂胄大怒，貶配欽州。司馬昭廢曹芳，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佯狂不仕。寢。

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卒于車上

明姑蘇徐九一諱洲號勿齋家貧幼孤少負氣節年未二十聞

同郡周忠介公順昌以忤姦閹魏忠賢被逮賞斧蕭然因懇于

內家貸得一十金密詣舟泣贈嗣是名譽日隆崇禎戊辰成進

士官翰林仕至宮詹崇禎殉國時適封王歸甫抵家聞變卽欲

死因念諸王尚在江左須爲稍留以作後圖及弘光立馬士英

當國知時不可爲遂不赴京預令家人避跡遠鄉迨乙酉六月

十三日大兵破蘇卽出城登舟泊虎丘後河止一老僕徐慶相

從是夜月明如晝令慶具酒歡飲時屆二鼓四野人靜乃整冠

帶劍交曰吾將見先帝于地下汝勿撓我遂作札付二子并

宗族北向載拜赴水而死。慶却死志已決，亦不復救。及明始撈置岸側，時下江南主帥總督李公延齡、部院上公國寶聞之，駭疑，偕往驗視，嗟嘆起敬，命具棺成服。至康熙乙丑夏五月，巡撫湯公潛菴弒，深嘉其從容就義，與他人靖難不同，勅建廟于虎丘竹亭之傍，專祠致祭。其長公壬午孝廉枋，字昭法，號侯齋，恪遵先志，守貞不字，遁跡于靈巖之上沙澗，上迄今四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官斯地者，每易服潛訪，輒踰垣而避。長邑教官姚文焱嘗作閉門行傳世。

弘光末，大兵破蘇，解元楊廷樞，字維斗，進士劉璠，字公旦，咸爲官兵所執，解赴主將巴大人營中，諭之使降，不屈死之。

明崑山顧漢石咸建寓居蘇城癸未登進士選杭之錢塘令赴任未暮值大兵下浙被執不屈死之時當酷暑死三日無一蠅集其屍人甚異焉

先母舅許君聘諱王家係先慈胞兄也少補長邑弟子員負奇氣矢忠節大兵下蘇引家人避於澄河之盛德村默以死誓兵以勦寇到鄉囑家人曰汝等善藏請從此別吾不復再見矣因送妻子登舟隨赴河死至康熙間都人士每道其事有寧都魏水叔薦及郡人韓慕盛袁楊明遠炤等以次作傳用垂不朽已載入郡誌

李賊陷京都簡討汪偉大書古語云國不可背身不可降大婦

同○死○節○義○成○雙○遂○與○夫○人○耿○氏○置○酒○飲○畢○向○北○再○拜○又○交○拜○語○
別○設○兩○環○於○中○堂○偉○以○便○就○右○耿○就○左○既○繫○耿○復○日○止○止○雖○在○
顛○沛○夫○妻○位○序○不○可○紊○亂○因○復○下○互○相○換○正○怡○然○共○縊○

此○之○謂○從○容○就○義○也○死○是○何○等○事○乃○能○夫○婦○同○心○又○做○得○如○
此○悠○閒○自○在○不○特○忠○義○使○之○全○是○一○團○學○問○所○致○

弘○光○遁○出○百○官○星○散○百○川○橋○下○一○乞○兒○題○詩○于○橋○柱○云○三○百○年○
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出○院○乞○丐○羞○存○命○一○
條○蓬○柳○筆○躍○入○秦○淮○河○死○又○一○鄉○民○賣○柴○入○城○知○安○撫○使○至○將○
柴○悉○投○諸○水○乘○船○跳○入○文○城○霸○南○龍○游○河○死○

嗟○乎○國○家○養○士○垂○三○百○年○一○旦○變○起○綱○常○名○義○乃○不○僅○得○之○

公侯將相而并得之草野細人亦事之可矜可喜者也或爲
子言草澤中何謂無英雄余曰然所見惟小乞兒與賣草翁
耳

明懷宗被難長洲諸生許玉重琰聞變悲號遍身衣帶盡書崇
禎皇上四字遂絕粒七日而死迨大兵下蘇諸生顧所受以一
呈赴縣曰將欲靖難特來相告縣公李某正色曰死節事恐不
是與人商量的顧大服亟袖呈去赴長庠泮水死

天啟中張振德蘇州人由貢選縣尹遠任巴蜀一家相隨啖蔬
茹菜安貧守義三署邑篆歷有尸祝當藍寇之變甫出棘關急
趨還邑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痛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息

顧氏次子張洸及女淑安淑慶北而羅拜盡投烈焰童僕嚴英
顧美等長幼男女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節止長子張
純以應秋試歸鄉僅存一息撫按以聞家死難上聞有旨贈光
祿正卿蔭其子爲錦衣衛千戶

甲申之變戶部尙書倪元璐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
招二友爲別遂縊死越三日賊入見顏色如生驚避去一門殉
節者共十有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乃題關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
大節矢死靡他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

副都施邦曜聞變題詩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

王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叱曰：「若知大義，何久留我！更飲藥死。」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生平所著述冠帶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父曰：「盡忠正以全孝，能死庶不辱父，乃奮身絕吭而卒。」

刑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于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往從之。」王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盡遣其家人出視，妻縊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囑婢曰：「我死亦置扉上，遂整緋袍自縊。」

左諭德馮世奇子君常，是日方早膳，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

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不死以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
朱氏李氏盛服而前世奇曰若將辭我去耶二妾曰不然主人
盡節我兩人亦欲盡節敬來相別耳並入室自縊世奇撫而熟
視笑曰若少年女流竟能有志死耶遂亦引頸自死家人救之
復甦告曰聞駕已南幸可爲從人計世奇不應復將冠帶焚于
庭以司經榻印置案上捧勅北面再拜又南向拜母卒自殺
左中允劉理順聞變題詩於壁酌酒自盡其妻萬氏與妾李氏
及子孝廉某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
此吾鄉祀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奉令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
皆下拜涕泣而去

左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赴哭幾絕歸寓道書
訣父母曰男幸不辱此身以貽爾大人蓋復作詩一首有碧血
九重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再拜自縊二妾從死

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爲縗於梁欲自縊妾時氏方娠語
妾曰吾年踰五十無子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血食勉之妾
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遇賊受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縊君
念遂投入縗良謨大服其言卽別作一縗與之同縊

此女具絕頂見識總之貪生被辱子亦不保不若死之爲愈
閱之使人肅然起敬

兵部郎中成德聞賊急致書同年馮世奇約同死難及上崩以

鷄酒哭奠梓宮前賊露刃脇之了不爲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
哭母曰見起我知之矣入室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撲殺
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金鉉因賊攻城急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
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與乎
請事急靡下井是吾葬所毋以我爲念鉉痛哭復辭母親事丁
未歸於御河橋聞城陷望寓再拜不復到家卽投河中從人極
救挽之不放乃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水淺乃挽首泥濘死之
報至章氏卽投井妾王氏亦隨之死其弟諸生錄曰母死卽應
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市棺殮其母旣葬三日復投井

死

新樂侯劉文炳因賊破外城嘆曰身爲外戚義不受辱其女弟適李未三十而寡疾召之歸與弟左都督文耀穴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妹十有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燃俱赴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卽帝外祖母也年已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鞏永固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於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糞以黃繩縛子女五人于柱往外舉火遂自剄

歸衣衛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卽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遂自縊

弘光元年大兵至苑家寨總兵王之綱邀巡按凌嗣南避不聽
及睢州破駟被執不屈投印于水與煙潤生自縊遺書遺王曰
慎無渡江若渡江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卽錢塘江上伍相國也
王厚斂之事聞贈兵部

隆武末大學士黃道周請以師相募兵江西給空劄百函號召
得百餘人居吉安大兵下徽州執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
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卒不屈死之

大兵破義烏至七里寺張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
作絕命詩云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朝氣勵壽時去仍爲朱
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從容赴園池死

汝可起字君喜壬午以明經授常州府訓導閏十一月南下至
河間府遇兵君喜整衣冠危坐騎呵曰汝官耶速降則免死露
刃○勝○之○君○喜○罵○曰○我○天○朝○臣○子○豈○爲○汝○輩○屈○耶○罵○不○已○騎○怒○攢
亦○斫○之○臨○絕○以○手○拭○頭○血○印○壁○間○大○呼○崇○禎○聖○上○數○聲○仆○火○死
靖難兵入德州教諭王省坐堂上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
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相向大哭以頭觸柱而死

成化間林俊以劾嘗繼號下獄事將不測太監懷恩叩頭力諍
上怒舉御硯擲之恩不爲動免冠號泣不起命左右扶出至東
華門謂鎮撫司曰若等謂婦梁芳合謀傾俊俊死汝輩不得獨
生俊賴以全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恩傳旨恩不肯傳上曰

汝違我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上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復諷尚書余子俊執奏許，以從中贊成。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王恕屢諫，恩曰：天下忠義唯斯人耳。

甲申國變，後蘇州衛試百戶周邦彥不食六日死。其兄諸生邦彥投吳淞江以死。東湖迂史爲作傳。

崇禎末，逆賊張獻忠犯貴陽，文武諸大吏開風皆遜布政使三原張耀，獨率家僮守城。城陷，公猶手刃數賊，獻忠以禮請曰：公吾秦人，吾甚重公。公若降，當居宰相。公奮罵不屈，賊械其妾媵三十人於前日，降且免一家死。公罵愈厲，賊割其舌支解之。妾媵等皆死。

景泰五年皇太子見濟祖御史鍾同手疏請朝上皇建復沂王
未上以示都憲劉廣衛尚書胡榮濛謝不敢稱頸搖頭曰作死
作死禮部章綸亦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請朝上皇以敦同氣
之至情復汪后以正天下之母儀迎沂王以正國家之大本上
覽畢大怒時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逮二人入獄拷
訊日加笞掠血流遍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指使不服
復加炮烙之刑濟死卒無一語徐連會大風晝晦黃沙四塞乃
密勅錦衣衛緩其獄

王倫使金欲退之降倫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
下共知今將命被留汚以偽職敢愛一死以辱君命遂自經

元人入西和知州陳寅固守力不能支城陷寅伏劍死妻杜氏
卽飲藥自殺

趙鼎在吉陽軍知檜必欲殺之及得疾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
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死一生以固國本復中原爲
意終身不陟和議爲中興賢相首稱

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太原校尉朱序爲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
之序大怒叱罵衆爭殺之宇曰義士死節可賜以劍乃銜鬚於
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殺無令鬚汚血遂伏劍死

侯景使子鑿寇吳興太守張嶷書生不燭軍旅或勸之降嶷曰
我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及戰敗還府鑿

衣冠安坐堂上。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曠曰：吾忝任專城。朝廷
傾危不能匡復。連死爲幸。景欲存其子。曠曰：我一門已登鬼錄。
決不就爾輩求恩。景怒并殺之。

張巡許遠久守睢陽城中。食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盡
巡殺愛妾。遠殺其奴。以食士。後復括城中婦女老弱食之。力竭
城陷。巡死。遠被執。生致於洛。亦死之。魏行兵不依古法。號令明
賞罰。信與衆共甘苦。故下爭致死力。前後四五百餘戰。殺賊十二
萬人。張鎬聞圍。信道進救。比至城已陷三日矣。迨至七日。賊亦
潰。

未泚召段秀實議稱帝。勃然唾泚面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於萬

段肯從汝反耶。因舉笏擊泚，傷其額。泚怒殺之。

崇禎甲申正月，李賊薄寧武關。衆皆欲歿，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謂衆曰：「苦戰三日，殺賊且萬。汝輩何怯之甚！脫勝之一軍，皆爲忠義，萬一不勝，縛我以獻。若等可無恙。」力盡城破，乃闔門縱火。家人盡焚死，自揮短刀出關，被流矢見執，縛而磔于市。遂屠其城，嬰穉不遺。自成嘆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三月，復破保定。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猶奮拳毆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縊。從侄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城陷，衆解戎衣避匿。振孫衣補襦，大呼曰：「我金御史侄也。」賊執殺之。毓峒子嬰子婦陳，皆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

常○一○時○盡○投○於○井○侍○婢○四○人○恐○被○辱○亦○從○下○

復○向○宣○府○總○兵○姜○瓌○太○監○杜○勳○皆○緋○袍○八○騎○郊○迎○三○十○里○巡○撫○
朱○之○馮○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成○叩○頭○曰○願○中○丞○早○聽○軍○
民○納○款○罷○之○馮○不○得○已○獨○行○城○上○見○一○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
殺○賊○數○百○賊○雖○殺○我○無○恨○矣○衆○不○肯○之○馮○無○奈○自○起○燃○火○衆○又○
競○持○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刺○衆○遂○舉○城○降○

唐○明○皇○教○成○舞○象○天○寶○之○亂○安○祿○山○宴○客○出○象○給○之○云○此○自○海○

南○奔○至○以○吾○有○天○下○雖○異○類○必○拜○舞○乃○命○之○舞○象○皆○努○目○不○爲○

動○祿○山○怒○盡○投○之○

唐○昭○宗○養○有○弄○猴○隨○班○起○居○賜○以○緋○袍○號○孫○供奉○及○朱○溫○墓○位○

猴見之趨前跳躍奮擊怒搏遂自殺人謂唐朝臣罕多懼此猴
明崑山蔡忠襄諱懋德少時潛心理學探濂洛之正宗究鵝湖
之秘旨世推陽明之後一人後成進士選杭司李行取入京歷
任兵憲臬藩政績茂著在在尸祝崇禎末陞山西巡撫時闖賊
李自成勢張三秦破遂犯晉界公悉力防禦屢戰却會賊突
渡平陽公慨然曰等死耳死於城曷若死於陣乎疾率兵馳救
貽書寧武總臣周遇吉約同死守遇吉感奮許之時命郭景昌
代任左右請急移鎮候變以脫危難公曰此何時尚循往例耶
俟新撫至當與協力破賊耳及郭聞警不前甲申正月賊薄太
原遣使持牌招諭公卽登埤碎其牌斬其使賊怒圍益急二月

初七日大風拔樹揚沙蔽目城陷公乃草遺疏遣使上之誓爲厲鬼以殺賊請將私謀劫公出城公曰吾封疆臣應死封疆汝輩何陷我於不義堅不肯行急率中軍應時盛材官段可達及家丁數十巷戰殺賊甚衆力不能支遂至三立祠北面載拜自縊體輕未卽死時盛知公志決因脫鐵甲覆兩肩視氣絕向公叩首亦以弓弦自勒憐丁抱救乃拔刀斫之遽刎死賊至驗屍恨公久抗不降復加戮焉可達乃扮乞兒求得公屍擲土塹之之逾旬始市棺斂於泰山廟顏色如生因瘞于南門外東岡也五年戊子子方炳方焮往扶柩歸晉人泣送者盈道路

遺愁集卷之四

○○○一集孝友

孝行是尚友。于是敦父母。不聞兄弟無爭。詩稱張仲聖許。曾萬世欽仰。千載流名。集孝友。

宋袁粲謀誅蕭道成。褚淵具以告。乃遣戴僧靜攻之。粲子勗以身衛父。粲謂曰。我爲忠臣。汝爲孝子。死復何恨。遂父子見殺。百姓哀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齊南康公褚淵卒。世子賁以父嘗仕宋。恥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弟。屏居墓下終身。

吉盼年十五。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罪當死。盼乞代父命。案

主以其幼疑人教之及廷尉詰實並非人教乃宥其父母陽尹
王志以純孝舉○粉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當此舉是因父取
名何辱如之力辭不受

唐玄宗甚友愛嘗爲長枕大被與諸王同寢謂之五王帳薛王
業有疾親爲煮藥風燃鬚左右驚救上曰使得飲藥而愈鬚何
足惜

李勣甚友愛處閣門雍腫而嚴其姊病親爲煮藥風吹致燃鬚
宋太祖嘗御正殿必令洞開重門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
曲人皆見之性仁孝晉王光義嘗病丞帝親往視自爲灼艾王
覺痛上卽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謂侍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他

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後奉慈命特以天下傳旨。

王。徐積事親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指宗閭之特賜帛米旌表。

元仁宗延祐二年。蔡九五作亂。賴祿孫負母入山避之。盜至守母不去。以身蔽翼。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舍唾。响之。盜見相顧驚嘆。反取水予之。事聞。特賜旌表。

王祥事繼母至孝。冬月。母思食鮮魚。以嚴寒水凍。覓不可得。祥乃往臥冰上。冰解。獲雙鯉。以歸。母私其已。子覓而待。祥甚酷。覓輒諫。不聽。嗣後。每有所虐。使覓必與俱。飲食則共。母始感動。均。

相愛焉

徐庶歸劉備曹操怒乃使人劫其母以招致之庶至孝聞之急謂備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今母爲操虜方寸亂矣留此無益遂辭去備泣送之庶感其情誼乃指其心曰今日之去誠不得已若爲彼更設一謀非大丈夫也及歸操操待之甚厚然以備故終身不建一策

庶之急去以全其母固是孝子心腸而玄德依泣送實覺萬分不捨乃竟聽其去而弗爲強留不忍屈其子以害其母更是仁人志量較之功煥其母以招致之其相去幾何所以徐君愈感其情更高其義終身不爲曹謀方見英雄心照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此之謂也

張孝基爲人友愛初舉孝廉父母卒二弟俱幼與分家產孝基欲成二弟之名乃田地居其肥者僮僕選其壯者二弟感兄教訓毫不與爭鄉里咸以孝基爲假孝廉縣令聞之特薦二弟義讓可嘉奉旨徵聘及出仕數載令聞遐著孝基復勸二弟乞骸歸里其樂林泉方始遍邀親族歸還弟產并籍歷年所收餘息逐一交明二弟更感其德連辟不應奉兄以終

漢淳于意爲齊太倉令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

文帝見書憐之免其父罪并詔除肉刑。

吳璋父卒時年止十餘歲其母陸氏遷入內廷宣德間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尋改江西饒州越數年璋年已長棄家訪其母至韶而陸已移饒州矣往來奔走足指俱裂不復能進夙野寺廊間有道人焦姓者憐之出糞藥以傳隨傳隨愈過嶺草間有黑蛇嚙其足卽昏曠倒地復遇前道人至以藥塗之卽於嚙處抽出黑涎尺許而愈然足尚疼未能隨衆行一日徬徨風雪中將憇於枯廟忽見焦道人冒雪而來撫其背曰爲母忘軀若是乎真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天明尋路而行至饒州叩王府訪問則母果在求見不允遂賃居于王府旁書思親二大字

於。壁。時。時。哀。慟。諸。內。使。哀。其。志。爲。言。於。王。因。允。其。請。入。見。於。養。膳。所。母。已。病。篤。不。知。人。矣。璋。退。而。焚。香。籲。天。割。股。作。糜。以。進。母。啜。之。而。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拖。頭。而。泣。王。聞。召。賜。金。幣。遣。扶。母。出。至。旅。舍。三。日。而。母。卒。璋。負。觀。以。歸。璋。字。廷。用。人。稱。爲。全。孝。翁。季。子。洪。登。進。士。官。至。尚。書。洪。子。山。下。官。至。尚。書。其。子。孫。終。饗。弗。絕。世。以。爲。純。孝。所。致。云。

常。熟。歸。孝。子。鍼。少。喪。母。父。更。娶。太。倉。婦。婦。有。子。孝。子。失。愛。每。父。責。母。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恐。傷。也。家。貧。食。不。瞻。母。誣。罪。孝。子。不。置。父。怒。逐。之。困。頓。於。外。又。言。子。不。歸。家。必。在。外。爲。盜。行。耳。父。復。呼。回。杖。之。父。卒。母。獨。與。已。子。居。孝。子。因。販。鹽。市。中。而。時。私。顧。

其弟問母餓食。正德庚午，犬僕母弟不能活，孝子因往涕泣迎養。母始內慚，從之。孝子居，養必先母，與弟已甘受飢而黃面體瘠。人因呼之爲菜犬人歸孝子矣。

鄭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於高廟，嘗奉使復命，賜譙不飲，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恣食酒肉，上曰：尊長賜賤者，少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過壽張，召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深是之，賜以

樣帛

恐之爲義大矣哉。忠臣烈士非恐不成。聖賢佛祖非恐不就。唯其能恐則凡一切喜怒哀懣恩情讒間皆不能動。誠居家第一良方。處世第一要著。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一日。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窗疎朗。殊快人意。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能明言。叔則會知其情。便推讓與兄居之。

建寧人陳榮。母貧。目失明十年。百藥罔効。忽聞舌舐可以愈疾。榮卽爲母日舐數十次。壽年歲一朝豁然開朗。又鄰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返。幸得無恙。後郡城水災。人民漂

沒策與母兩地體流各附一本。潮波達岸卒遇其母適郡守官
舫過夜夢神告次午有孝子附舟郡守泊船待至日中果見兩
木浮沉急令撈起則陳策與母也郡守驚詰有何孝行連得動
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一刻不敢忘母而已郡守以聞天啟中特
賜旌表

洪武時浦江鄭氏十世同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絲
毫皆有籍可核諸婦惟事女紅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家畜兩馬
一出則一不爲食其所感如此上素識其名後被人妄訐與權
臣通財時嚴黨羽之誅犯者不論真否必誅其宗長濂與從弟
是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朕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權混爲蔡

政因問謙治家所以得長久之道對曰謹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洪武中山陰民徐允讓及妻潘氏因元末兵亂奉父安避山中遇寇斫安流血讓抱安呼曰寧殺我毋害父寇捨安殺讓將辱潘潘縋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寇信之爲之聚薪燃火火方熾卽投火死賊驚嘆而去安得免至是有司以聞旌表其門曰節孝居

洪武戊寅閏五月乙酉太祖崩於西宮皇太孫建文被髮痛哭哀動左右數日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當上不豫更深侍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體素豐腴竟至骨立先是懿文太子病楚

痛呼號太孫年僅十四含淚撫摩日夜不離太祖嘆曰有孫純孝至此朕復何愛

松陵文獻曰顧宗義字惟正一字貽善世居城西流虹橋與兄宗仁相友愛終身不異爨後宗仁無子宗義命長子言嗣之界以故廬而別與次子行耕於充溪相距數十里每遇蔬果蔘新之日必賞以奉兄度兄已先嘗然後敢食雖家人亦無敢先食事無鉅細必稟命於兄數十年如一日也其裔孫允中字道原號復菴割產授廬給孤貧子姓俾有成立克繼祖德佐成允中之志者其室人嚴氏也世稱義門必首推顧氏云邑之高士周安嘗賦充溪行以美之吳時森亦賦焉

孝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南昌人父文英爲鳳陽推官
禎乙亥元夕流賊犯鳳陽已及司李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孝子
乃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
索官何爲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脇之孝子罵不絕聲賊首怒甚
嘯命旁賊加刃孝子死賊以爲此官也遂置文墓而去

張嘉玲字佩璠居吳江之嚴墓村幾年積學試輟高等年未三
十棄諸生鞭心理學攻苦刻勵一動一言必受程於紫陽而恥
自標榜對親朋粥粥然如坐巖師之側親喪三年不寢處於內
不食兼味哭踊一遵古禮人咸稱爲江南孝子乃佩璠之心懷
如也吳超士爲賦張孝子詩詩見紀事詩鈔

粹然儒者之行古人且不易得况今人乎

張孟仁妻鄭妙安弟仲義妻徐妙員敦義親睦徐富鄭貧不鬪
不語或一歸寧則交乳其子女難諸兒亦不知孰爲已母家嘗
畜猶犬一日猶被竊犬印乳猶子人咸謂和氣所感太平間因
表其門曰二難

明世宗壬辰御史馮恩劾汪鉉方獻夫張孚敬三人姦邪不測
乞斬之以應更斬之象上怒逮訊鉉等恨之入骨朝審定讞論
死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首不報甲午冬
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縛闕號哭請死通政司陳
經見而憐之爲引奏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其貴之因得

減死改戍雷州

宋太子劭自立王僧綽被殺其弟僧虔咸勸之逃答曰吾兄奉
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及見與耳若得同歸九
原猶羽化而登仙也焉忍逃耶劭聞而怒并殺之

遺愁集卷之四

○○○一集節操

惜其名節○慎其操持○吾刃將斬磨礪○以須卻衣甘凍○乘燭不達○以若而人○清風庶幾○集節操

漢王烈每以德行化鄉里○適有盜牛者○王獲之○盜曰○刑戮是甘○但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爲和解之○且贈以布○使其自新○後有劍遺於路○一人守之不去○衆其驚異○詢之○乃前盜牛者

大夫韓朋妻美○康王奪之○復係之囚○朋乃自殺○一日妻與王登臺○自投下死○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怒○令埋兩塚○忽有樟木生二塚上○根交於下○枝連於上○復有鴛鴦一對○晝則

相集而鳴。夜則交頸而臥。人謂其在天爲比翼鳥。在地爲連理枝。在花爲苙蒂。連在水爲比目魚。

魯人秋胡娶妻羅氏。敷五日而官於陳。三年而後歸。見路傍有女子採桑。少而美。胡下車挑之。曰：「耕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昔有黃金百鎰。願期與子相將。嬾不受。及胡抵家。母呼嬾出。卽探桑女也。乃數胡之罪。投河而死。後人贈詩云：郎恩裝海妾。水清郎說黃金妾。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三年誰信守。孤燈。」

明建文時。燕王渡江。解縉胡廣與周是修約同死。難解。聞是修果死。復使人覘廣動靜。見胡方呼僕伺猪。還以報。解笑曰：「彼猪尙不肯捨官捨性命乎。後同侍文淵閣。文皇曰：爾二人少同業。」

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以女廣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上日試
許之定生女也已而果然遂定約迨縉遭讒死舉家戍邊廣便
欲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救血披兩頰泣日薄命
之婿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越數年解始蒙
宥女卒歸焉

從容就死實係萬難仗義靖節原出於一時激烈是修毅然
而死有甚商量廣之喂猪困馬不肖卽解之束看西探亦蚤
無死志久矣縉與廣旣負是修同死之訂廣又何妨負縉秦
晉之盟獨此女能殫其節操旣足媿父又足媿翁廣則旣已
愧縉又并愧其女賢哉賢哉是女當與是修合傳同旌並昭

千古

盧江毛義以行義稱鄉里。南陽張奉慕名往候。坐定而府檄遣。至以義爲安陽令。義捧檄入內。喜動顏色。奉心感之。後義母死。連飯不起。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東平鄭均。矜尚廉節。屢辟不就。漢章帝東巡。特幸其舍。賜尚書。祿以終身。時號曰衣尚書。

漢張奐擊匈奴。降之。羌人遺以馬與金。奐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舉還之。諸羌敬服。

司馬昭嘗爲王。司空荀攸謂太傅王祥曰。晉王尊重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

見昭有長指昭曰今日知君見顧之重也

梁陳霸先起兵討侯景○勸止之○曰○京師覆沒○君辱臣○此○
侯體則皇杖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侯一軍詣賢乎已而更止
之乎乃遣使詣湘東王釋受節制

齊王高洋滅盡元氏定襄令元景安請改姓高氏兄景皓曰安
有棄其本宗而從他人之姓者乎大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
卒被誅

宋劉滙與性清介開封尹光義聞其節操遣使賫錢五百千道
之不敢卻置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端午復送角黍
純窮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記宛然

宋包拯峻直剛毅及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爲之斂手童稚婦女皆知其名呼爲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范純仁論王安石新法乞賜退黜以答中外之望不聽求去不許未幾改判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每上疏切諫神宗知其忠悉不付外純仁乃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賜貶竄帝曰彼無罪命知河中府

陽翟田晝與鄒浩友善以氣節相激厲及孟氏廢劉氏立晝謂人口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及浩以諫得罪遠竄晝送

之途浩出涕盡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過寒疾不出于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固未止此也浩收淚謝之

道君皇帝崩於金之五國城朱弁在燕山爲文以祭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鱗之莫逮淚洒冰天服斬衰朝夕哭洪皓聞之亦操文泣祭金人義之皆不之責

金人陷洛尹焞闔門被害焞死而復甦後劉豫聘之不從乃奔蜀止於涪關三畏齋以居州人皆不識其面後范冲舉以自代始出爲崇政殿說書

洪皓留金十五年以和議成而還入對卽求歸養母帝曰卿忠

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及見秦檜語曰張和公
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宮室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
人以無中原意乎檜不憚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
但官職如讀書速成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後以
論事相忤出知饒州

贛州知州文天祥欲以身殉國使忠臣義士聞風而起乃舉兵
入藩其友止之天祥曰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
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

元人徇饒州知州唐震死之初故相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
山後圖區其亭曰止水人莫之喻及城破遂赴止水死

梁鴻有才德，勢家多欲妻之，並不娶。同邑孟氏有女，名春，字鴻妻。肥短黑醜，力能舉石，擇對不嫁。年已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伯鸞者，方可與配。」鴻聞而聘之。鴻家貧，賃舂于皐伯通。廡下光，每爲饋食，必舉案齊首，深致敬禮，終身不少怠。

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敗之，備走依袁紹。關羽守下邳，與備后及甘糜二氏共爲操所虜。操欲亂其君臣之義，使羽與后同居一室，羽恐滋嫌，乃積薪明燭，坐以達旦。

蘇武使胡，爲單于所留，官之不屈，乃使牧羊於野外，每至絕食，噉雪吞氈，如是者十九年，出入必持漢節，旄旄盡落，匈奴謔言：「武死，妻子俱他適。」後寄書於雁，足武帝射獵上林，獲雁，得書使

人索之遂得歸漢

建中靖國元年宋徽宗郊祭天壇陳無已從時天甚寒趙挺之與以一裘無已嫌其貪汚卻之不服竟至凍死

晏嬰相齊其僕爲御而出妻從門間窺其夫乘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爲自得旣而歸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尺相齊君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抑常以自下今子身長七尺爲人僕御觀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求去其夫作服後自損抑晏子怪之因以實對晏子乃薦爲大夫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傍有李正熟衆爭取啗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答曰非所有而取之於義不可人謂世亂無

手取之何礙答曰李雖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曾子衣敝衣而畊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
受使曰非先生有求於人人自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受
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弗
受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張簡懿公鵬爲理漕都御史作自警銘書於淮陰行壑云嗚呼
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肯
畏天天必培爾爾忍欺天天必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
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於時保爾書揭
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後漢宋弘爲太尉形貌品行俱過人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
與共論廷臣以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群臣罕及上曰試圖之
一日召弘問曰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答曰貧賤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宋神宗朝王安石力行新法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
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厲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
以佐明主不宜以利爲先安石怒遂與之絕恕亦托疾引去

曹爽謀反伏誅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父母欲嫁之
其女截耳斷鼻以守節家人勸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
何自苦乃爾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今

曹氏已嫉何忍背之。懿聞而賢之，使乞子字養爲曹後。

宋張杅，穎悟風成，父浚愛之。長師胡安，安曰：「聖門有人矣。」杅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杖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是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望其仗義死節乎？其遠惡人尤嚴。杅肩輿出遇，曾覲舉手欲揖，杅怒，掩其憲，杅手不能下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陳亮才氣豪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千言，立就。志在經濟。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將擢川之曾覲，聞而往見亮，以爲恥踰垣而逃，覲不悅而歸。及光宗親策進士，以亮對爲善處。人父子之間大喜，御筆擢爲第一，特賜狀元及第。

韓退之愈昌黎人上佛骨表忤旨請貶潮州因鱷魚爲患撰文
致祭魚卽徙去後起爲京兆尹執法不撓六軍不敢犯日是尚
欲燒佛骨何可相犯也

包拯少負盛名舉孝廉鼎革後削髮入穹窿絕跡城市躬自灌
園再食不給怡然弗領

康熙戊申和州烈女陳冬青年四歲與本州黃氏聯姻夫諱葵
鉉越十五年而歿時歲癸亥陳年十九聞訃一櫛幾絕卽閉戶
自經家人覺救乃不克死因求歸黃氏爲葬鉉之兄元鏐所聞
越半載始得適黃親族勸其冠笄而往冬青曰我女子也何能
裝飾何以見夫君於地下乃縞素而前旣抵家爲具茶果進翁

姑謁家廟拜奠鉉木主。盡禮盡哀。姑慰辭之伴。爲怡悅。姑心始安。謂無他志。乃作東致父母別。兄弟姊妹。夜半遂縊而死。胞兄庠生謨。爲作行實。具憲請卹。

烈哉其陳氏之女乎。予聞之始而駭。旣而憐。終焉起敬起畏。不能不爲之援筆以紀其事。夫女以冬青自名者。蓋謂疾風知勁。板蕩識忠。亦取歲寒不凋之意。因爲之誄曰。嗟哉陳氏女。俠烈定流馨。慷慨能完節。從容肯自縊。姓名千載著。松栢萬年青。慕義申憑弔。悠悠慰汝靈。予族有節烈二俠女。一係先伯六吉公女。年十九。適太倉庠生江孔殷。完姻五月。夫死。閔棺畢。卽自縊。家人覺救不克死。嗣後僞爲和悅。示無死。

意備稍弛。週年作佛事。薦夫適家。間遣一老嫗往候。說言鼠
耗密令。帝批霜。投酒飲之。痛楚變常。翁姑驚疑。窮詰得實。丞
宰羊血以解。女曰。媳嬾死志已久。今始得遂。計已決矣。速懸
爲幸。毋故苦我。再四強之。終不肯領之。七竅流血而死。一係
先嫂顧氏。下堡名宗也。許字先兄。可久十八。而歿。嫂年十七。
聞變。卽哀痛求死。父母勸解不得。果逾時。有令改配。意因斷
髮毀面。請歸。張守制長齋禮佛。至四十四歲。而卒於張。惜未
經表揚。迄今湮沒。陳氏少女。意卽其再身乎。何以前後一徵
也。近日我吳有蘇駿公。媳係松陵黃。昊若女。宋瑤成。媳係表
兄長庠生顧宣三長女。俱年未二十。未嫁而寡。成殉。養不嫁。

守節夫家皆堪表彰以風世者因附詩簡末與世不朽

吳江陳貞女諸生星聚之女許字屠弘德子應隆年十五母卒
卽迎養於屠氏然夫婦未嘗一覲面也歸居三年百應懼卒卒
之時值嚴寒風雪透裘女服麻單人衣之以絮繳推去掩面泣
不止蓋欲以身殉也應懼卒三年星聚迎女歸復許婚他氏女
微聞卽慟哭嘔血數升仆地扶之牀遂奄奄待盡矣弘德遣嫗
往訊女執嫗手泣曰我忍死以待若若今來幸語吾翁吾死魂
魄當歸屠氏耳嫗歸告弘德弘德往視女目將瞑矣聞弘德聲
張目曰翁爲我來耶遂卒時康熙丁卯八月十五日也

明神宗雅重海瑞十三年乙酉起爲南京都御史到臺日以風

紀始於御史值一官設戲宴集諸人謂曰爾等聞高皇帝有杖
御史法乎命以杖杖之衆皆慄慄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人視
葛轉徹籛蕭然無餘物啟其篋僅十數金因嘆息泣下士夫慄
金爲殮民痛哭之罷市十日及出峯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
者滿道路壺釐之祭數百里不絕詔贈太子太保謚忠介

明神宗時崑山歸善世妻十九來歸二年而夫死卽引刃自殺
母抱持勸慰婦曰兒已許夫死矣因自數宜死者四年少宜死
無子宜死舅姑已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獨須
我宜死力趣市棺曰我婦人死應卽殮不可露尸竟閉閤自經
清康熙甲子八月中州人湯潛菴斌奉命撫江南蒞任以陵惟

食吳中一杯水曾不受公私半文錢興學校講鄉約崇節義敦
孝友尚儉朴毀淫祠禁豪強絕賭博專務以德化民改過卽止
安○靜○簡○率○無○爲○而○治○丙寅清和內召回京士民攀轅泣留罷市
廢業公以輔相東宮任大貴重星馳赴都去之日止有圖書數
篋人謂海忠介周文襄再見云

弘治間劉大夏爲兵部尚書有甘肅副總魯麟貪狡說詐結納
嬖倖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以家積黃金數十萬
復遣使寄請大夏所願賜資佩印大夏語曰苟篤忠貞且爲國
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日遽求起用於理不可固卻
之麟遂怏怏而死

嘉靖十九年江西烈婦胡氏適同邑李華華隨父遠商姑易氏
縱酒好淫日與惡少通姦胡氏貞白自誓又不欲顯言姑惡時
時切諫姑及惡少屢計圖辱以滅其口卒不能污乃百端凌虐
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竟謀之致死撫按廉得其事上之勅賜
旌表爲立祠名哀烈并命窮治惡少與姑罪

雪磨焚餘燄救烈婦楊氏秣陵丁人之妻丁初溫飽而好爲遊
閒不務生產赤貧骨立至謀鬻婦婦不許丁說再三而婦持益
堅丁乃陰覓偶立券售婦弗使婦知及期偶者且來攜婦丁始
以實告婦知不可解輒黃昏懷其三歲兒間行至成賢橋東
拋其兒於沼而旋以身縊之立刻殞

潘須沈氏女秀娘嫁陸氏陸有女名蟾姑甚相得壬午流寇陷
潘須陸氏舉家竄秀娘與蟾姑以巾連屬手臂相率投晉井每
至昏暮有二白鷺飛翔井上人以為二女之精靈云

賈姬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餘姚姜榮約為姬榮以冬官郎謫
瑞州別駕在郡篆正德辛未夏五華林賊首竊我至郡署榮倉
卒以印付賊賊人掠其子婦姬藏印池水中挺身出賊釋子婦
執姬去行十里許民有父子被擄者姬謂留其子父可釋也盍
令歸報官以金帛贖我賊信之乃密語印所在且日寄語家人
勿我領我義不辱身貽筠人笑至花郭遇道傍井給以渴甚欲
自取水遂赴井死越朝出其屍玉色如生詔旌貞烈賜祭及碑

立廟祀之筠人號其井爲貞泉

崇禎壬午流賊陷南陽內鄉人許宣許家許官兄弟居山寨固守賊破內鄉設爲官宣等率義勇襲之擒僞知縣王溥賊帥怒舉衆力攻許氏寨寨遂破衆生母常氏先墜井死家繞井悲號遂入井宣妻鍾氏宋妻陳氏自縊妹許氏嫁布政李公子占鰲寡居從母兄亦自縊賊割繩墜將脇辱皆厲罵一賊謂許氏曰我孝廉也汝好順我我不殺汝兄弟爲婚姻許氏大罵曰汝旣云孝廉負義辱身甘從賊又欲犯吾名門婦耶時賊方肆焚火烈甚欲奮身入火賊刃交下析骸死鍾氏陳氏皆死迺按李若琛以許氏死節開特旌焉

乙酉閏六月十二日吳郡兵起闔城內外火光燭天諸生宋實
穎謀奉親避兵母葉氏儼然正色曰春秋美伯姬不避火也火
尚不可避况兵乎且丈夫各鳥獸散猶可以保身吾婦人也避
將安之翌晨有持刃而入者葉氏卽赴井死仲子實粟年僅十
七號泣於井旁曰吾母旣已死矣見何以生爲亦投井殉焉葉
陽姜垓爲作節孝傳傳世

泰寧諸生廖愈達妻李氏以無子勸納汪氏張氏爲妾歲丙戌
愈達挈家避亂石欄之新塘坑於寓室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
閱之瘥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甲申三
月十八日簡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爲厲鬼殺賊夫人耿氏

日妾則請從十九日聞賊破耿夫人與偉同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九月走南石砦兵至李氏展兩手投崖下愈遠携二妾奔別崖岩中搜牢兵至張氏投崖死汪氏亦聳身騰下投崖石之右復擊而搏於崖左若支解然

明趙司成永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問何之趙曰今辰爲李西涯先生誕將往壽魯曰當借往又問以何爲贄趙曰僅帕二方魯曰予亦憊如之及啓筒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若魚令家人取之報云食僅存半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持歸李乃烹魚置酒以酌二公暢飲盡歡卽事唱和而罷

明世宗時楊爵翁介清苦不合於時適居家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按臣相過同往會爵方食止有麥飯一盃蔬菜一盤見按臣至卽延之同享甫畢校卽入繫爵卽與偕行按臣曰盍亦一內別乎爵曰去矣復何顧官校吐舌云楊公慷慨乃爾在獄七年後以宮中被火詔釋歸方抵家忽有大鳥集舍爵曰吾將死矣自爲墓誌果卒

公得毋楊震子孫乎何以死亦致大鳥也想其一生四知之戒必凜之熟矣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積爲鬱林守罷歸無裝舟輕難以越海乃取以壓鎮者人號廉石迄今尙存

宋鄭俠上流民圖罷歸囊止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少時曾讀
書清涼山門人就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門聯曰諫草有
千言自信丹書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雀亦妨人

明李遠菴性廉介一毫不取鄭澹泉乃其得意生一日侍坐最
久有布鞋在袖逸巡不敢進公問何物對曰號妻手製一履欲
送老師公見其誠取而着之生平所受惟此

錢奎濼請告過雜揚適門生爲守遣使迎謁令大賈爭先餽贈
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濼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初無心
跨雀也遂潛歸追之不得

章極楓山之任官至司空清操與叔等致政歸有餘俸四五百

金楓山知之。愷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必有愧色。左丞相李興有清行，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廡，延至。窺見門簾甚做，因潛度廣狹，以錦繡織成，加之緣飾，三攜至門，終不敢發言而返。

後漢劉滂爲會稽守，召爲將作大匠，臨行山陰，老叟五六輩各持青蚨百文泣送，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遷，將棄我去，故特持送，寵其憐憫，爲每人遺一大錢受之。楚昭王夫人齊國女也，王出遊，留於漸臺，江水大至，王遣使迎之，忘持符，夫人曰：向與主約，召必以符，今來人不持符，未敢輒行。使者急還，白王取符，復至臺，早崩，夫人已溺死。

海瑞晉南畿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款惟餽四簋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明文皇入正火靴怒鐵鉉拒命擒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爲樂婦有二女入司數月終不受辱有問官至各獻詩以明志奏上文皇曰彼終不屈其志可憐乃赦出之命適士人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梁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又恐禍及乃曰震素不慕榮名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佐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從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

遺愁集卷之四

○○○一集仁厚

忠○以○存○心○恕○以○待○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盛○德○長○者○篤○厚○性○
成○克○已○復○禮○天○下○歸○仁○集○仁○厚○

漢○韓○延○壽○爲○潁○川○太○守○以○禮○讓○教○民○或○有○欺○之○者○卽○痛○自○刺○責○
日○豈○其○負○之○何○以○至○此○聞○者○自○傷○悔○至○自○刎○及○爲○左○馮○翊○出○行○
高○陵○民○有○兄○弟○訟○田○者○延○壽○大○傷○日○骨○肉○忿○爭○咎○在○馮○翊○因○閉○
閣○思○過○訟○者○交○悔○由○是○恩○信○遍○周○吏○民○不○忍○欺○

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不○忍○加○刑○但○用○蒲○鞭○罰○之○
示○辱○而○已○卒○皆○感○悟○不○敢○輕○犯○

漢桓帝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甚多惟平原相史弼一無所上
從事詰責曰青州六郡五郡皆有黨平原何治而獨無弼曰五
郡自有平原自無何可相比若承望風旨誣陷良善所不能也
王昶戒子訓曰吾以沉默渾濁爲汝名者欲若曹顧名而思義
也凡物遠成則疾亾晚就則善終人或有毀已者宜退而求諸
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常矣已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
於彼妄則無害於身語云戰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信哉
新城劉弘都督江漢威行南服每有徵發必手書守者叮嚀款
密人咸心悅爭赴每相感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陳岷州刺史辛公義凡有訟須禁者卽宿廳事終不返闕引

賁躬罪人嘆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咸勸曉和解之曰此小事何恐勞使君相讓而止

平鄉令劉瓚有異政訟者皆以義理曉之使引咎而去不尚刑罰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頰薦之爲荊州刺史

盜發郭子儀父塚人以魚朝恩與子儀有隙疑其使之子儀入朝咸憂其爲變及進見上先語及乃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戢士卒多發人墳墓今日至此實天譴非入事也朝廷乃安

丁謂貶爲崖州司戶初寇準被貶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須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載謂亦被貶人盡以爲天道報復之速謂赴崖州道出雷州準以蒸羊迎之境上謂甚

漸請相見。準辭之。問家僮欲謀報讐。乃杜門使群奴縱博。候謂遠行乃已。

太上皇以書問革政之事。其故云何。李綱具道。皇帝仁孝。思慕且日勿問細事。上皇悟。出玉帶金魚象簡以賜綱。

宋吳中復請召還唐介。仁宗言於文彥博。對曰。唐介頃言。臣事冬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漫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誠院。時稱文公爲長者。

明正統中。宗伯胡濙。一日。帝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面不轉色。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其失儀。十三年。彭時中狀元。當上表謝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困倦。乃隱几而寤。竟

爾失朝糾儀奏言應令錦衣衛傘已奉旨行灤出班奏啟彭時
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使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
上深是之

唐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責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
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次日滿乃釋者此冠出入者以爲大
恥皆相勸勵無敢再犯稅賦當先諸縣竟去官未嘗答一人
漢光武徵劉昆爲光祿勳問曰間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
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上曰此
長者之言也顧命書之策

漢曹參入相一遵蕭何約束唯日夕飲醇酒一無所事客有爲

言者則輒以辭其飲而已。民爲之謠曰：蕭何立法既明，且括曹參代之守，而勿失適。有公解與相國圖鄰，群吏日歡呼暢飲於中。聲達內庭，左右咸幸。相國遊園聞而治之，參知其意，乃布席置酒，亦歡呼相應。左右乃不復有言，而吏亦不敢再肆。

漢直不疑爲郎官，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一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疑，弗辨買金償之。後歸者至而歸前金，金郎大慚，謝人以不疑爲長者。

晉顧榮與同僚飲，見行炙者有欲炙之色，乃以已炙與啖之。同座悉笑。榮曰：豈有終日炙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篡位，榮任難，忽一人奮身救榮，甚感該論之，卽受炙人。

唐陽城微時冬月絕糧遣奴求米於友奴以米易酒醉臥路旁
城候久不至往迎之見奴未醒乃自負歸及奴覺來謝罪城曰
寒而飲何害也

馮當世京父爲商壯年無子將之京妻以金授之曰君未有子
可以此置妾適抵京買妾立券身錢已窮因問所從來妾泣不
肯言固詰之云父爲運官督糧欠折需身以償遂惻然不忿犯
遣之還不索其值及歸妻詢妾安在具告以故妻嘆曰君用心
如此何患無嗣居數月妻果娠將誕里人夢鼓吹迎狀元乃生
京後父屢行善事旅邸得金數百竟不行候失金者至還之至
某祭掃適見有盜其墳木者方踞樹顛恐墮而傷止不前祠其

下方進論遺之不爲較家日貧京讀書於嵩山僧舍僧有肥犬
同學者其食食之僧訴於縣株連及京京遂獨任其事畧不推
委令乃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中有警縣云團飯引來喜掉續
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稱善遂釋之延之坐
贈以厚資俾得入試明年遂作三元

宋遣王全斌伐蜀時汴京大雪太祖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
念西征將士何以堪處卽解所着紫貂裘帽遣中使馳賜復傳
諭諸將士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受感泣故所向有功

高皇后馬氏性恭儉嘗服澣濯之衣日常爲天地惜福或上怒
回宮必詢處何事憾何人從容泣諫不可暴怒冤枉殺人活一

性命子孫獲福國祚悠長及病劇不肯服藥強之必不從曰死
生有命虛扁何益使服而不瘳寧不以愛妾之故而遷怒諸醫
乎及崩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洪武初李文忠捷音至中書省請榜示天下上見其詞侈大責
曰宰相須知大體元主中華將已百年朕與卿等祖父皆賴其
生養與亾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誇張四方讖者見之口
雖不言心必爲非其改之尋送元孫買的里八剌至京楊憲等
請獻俘太廟上曰元實中國主此禮不忍加着以本色服進朝
封崇禮侯

洪武丙子大賚致仕功臣諭曰朕想起兵時年皆少壯今老矣

久不相見心恒思念故召爾等來少盡調懷所資薄物以助善
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衆皆感激叩謝多有嗟淚者
建文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大將軍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戒
之曰昔蕭釋舉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已
極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少師尚書夏原吉性仁厚量寬平嘗有吏汚所服金織御賜蟒

衣懼欲逃原吉曰衣可浣何懼爲又吏壞所愛寶石硯匿不敢

見原吉召諭曰物必有壞吾未嘗惜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

因風汚墨肉袒待罪原吉曰風觸所致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
前自咎不謹懇請易之嘗夜閱文書撫案嗟嘆欲下而止者再

夫人問故曰適所批歲終大辟贖吾等一下死生立決是以慘
泪心有所不忍也

天順二年遣建文次子建庶人出居鳳陽幽禁大內五十餘年
上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曰陛下此念天地
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仁心不過於此左右
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宥聽其婚嫁出入無
禁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出見牛羊犬馬亦不識東西
南北亦不辨

明初吳江顧能號樂靜鄉人嘗從之貸米吳俗賦尚冬春以米
尚熱恐及此取去或多耗損辭不與鄉人懇之益乃將米一斛

夏○春○屬○其○氣○計○其○所○耗○之○多○寡○而○加○補○焉○樂○靜○之○孫○名○宗○義○字
惟○正○有○僕○沈○原○母○病○瘵○將○死○原○不○敢○歸○視○而○流○涕○不○已○惟○正○問
知○之○卽○率○原○往○視○其○母○獨○臥○一○室○目○猶○未○瞑○問○所○欲○曰○思○飲○耳
乃○汲○水○與○之○復○歸○取○粥○食○之○時○鄰○人○相○戒○不○敢○入○室○惟○正○獨○與
原○親○問○遺○之○日○再○往○如○是○者○月○餘○原○母○卒○無○恙○有○司○聞○其○行○誼
屢○請○爲○鄉○飲○賓○謝○不○赴○時○稱○其○有○世○德○云

隋○李○士○謙○以○粟○數○千○貸○鄉○人○值○歲○歉○無○償○乃○召○至○設○酒○食○悉○焚
其○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爭○來○納○完○拒○之○不○受○或○曰○子○陰○德○多
矣○士○謙○曰○人○所○不○知○方○爲○陰○德○今○吾○所○爲○子○已○知○之○何○謂○陰○德
沈○特○貶○筠○州○售○一○切○安○謬○其○行○七○年○後○歸○呼○妻○受○辱○使○嫁○之

仍然處子或獻詩云昔年單騎赴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
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
緡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盜蕪菓者孔曰晦夜渡水或
致陷溺卽爲設橋引之盜聞慚感永不復至

吉人羅雙泉循上計春官失其囊中扇褥同舍生不自安物色
其竊者給循訪之入座故探其囊出示曰是不類若物耶循急
趨出慰其人曰物偶相似生醉言耳歸復語生日予失稱何損
彼得慈聲尙能齒士類耶生始謝不能及

范文正知越州有屬官孫居中卒於任于幼家貧助以俸錢百

繕具舟遣卒送歸以詩作榜曰十日相依泛巨川來時暖熱去
凄然關津毋用多盤詰此是孤兒寡婦船

卞三韭館於懷氏有女窺伺卞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復作書
納其中卞得之卽託事辭歸怡杏翁知之作詩咏其事有一點
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且答書辨其無此
事怡賦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

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慶時入覲莊獻后見二婢老醜勅妙年二
女備服以賜公歸知之指曰此乃夫人廢也出無所歸但二姝
齒未及笄令守一老翁不甚無謂雖太后慈憫予志不可踰遂
名其父兄折券贈資以令嫁

楊孝德冠一時鄰家構舍悞墜其簷溜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無害也又侵其址公題句云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遭些兒也不妨其家大慚謝

明穆宗嘗食鹽虜而甘左右請詔光祿上曰恐或以此爲自尤祿必至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

馮恭敏森之父四十始誕子眉目如畫保若拱璧懼婢抱撫失手跌傷左額死封翁急呼婢奔避自抱入曰吾自跌死婦爲痛撞翁倒者再索婢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顧天顯公早生貴子次年生森傷痕宛然

余六世祖文理公故別號南阜自南渡到吳其居對溪一主任

後好義周急扶危之事不可枚舉重建舟里塘黃石井亭諸大
橋費幾千金又創立社學復建義塾橋以渡村童延里中耆
儒陸大志爲塾師捐肥田四十畝以供修膳問里賴以知書者
甚衆母薛氏壽躋百齡稱觴日子孫男女至親五十三人文徵
明祝允明咸爲作家慶圖記復請勅坊旌表賜名人瑞堂曰遐
壽今坊尚存載在郡誌

古二澗橋在金鏡湖濱相傳始於東晉按查舊碑載明成化
七年里人張敞捐貲獨建吾宗爲留侯之後更以黃石名焉
至鼎革圯廢康熙丁卯春呈憲請行因

與許定升陳紹
美葉象倫輪重建今

復鼎新甫里許氏及勝各有碑記

終